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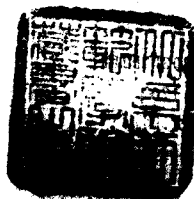
# 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

【瑞士】 C.G.荣格 著  
黄奇铭 译

5425/5



2110655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87

1106553

*C.G. Jung*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

根据伦敦罗特列杰与基根·保罗公司版本译出

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

C.G. 荣格著 黄奇铭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02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70千

1987年3月第一版

1987年3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2419·007

定价: 1.65元

## 编者的话

《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一书，是卡尔·荣格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33年。至1953年，先后出版了九版。

卡尔·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是西方资产阶级精神分析学派的一支，它吸收了弗洛伊德的某些观点和方法，同时也否定了弗氏的幼儿性欲说等论点。

作者在本书中刻意探索心灵中的潜意识，为此对原始民族心灵与现代人心灵的内在联系作了追踪溯源的考察和研究，并提出“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两种概念。

作为一位精神病理学家，荣格采用精神分析方法或他本人称之为的“分析心理学”方法为患者治疗心理病症，取得了一定的临床经验。但是，作为一门学说，他的观点却是唯心主义的。作者确信，一个人的归宿只凭一两个梦即可推断出来，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已预示了一切。作者虽看到了现代人的精神苦闷和压力，也指出了西方人用他们的物质文明来毁坏东方世界，但他用“心灵”和“潜意识”来解释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这本书是精神分析学派中较有影响的著作，特别是在心灵(mind)的探索方面。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参考资料”丛书之一，供读者参考。

# 目 录

## 编者的话

- 第一章 梦的分析的实际应用…………… ( 1 )
- 第二章 现代心理治疗问题…………… ( 26 )
- 第三章 心理治疗的目标…………… ( 52 )
- 第四章 心理学的类型论…………… ( 70 )
- 第五章 人生各阶段的心理特征…………… ( 89 )
- 第六章 我与弗洛伊德的差异…………… (109)
- 第七章 原始人的心理…………… (118)
- 第八章 文学和心理学的关系…………… (145)
- 第九章 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假设…………… (166)
- 第十章 现代人的心灵问题…………… (187)
- 第十一章 心理治疗者和牧师…………… (213)

## 第一章 梦的分析的实际应用

在心理治疗中运用分析梦的方法，至今仍然众说不一，尚无定论。很多医生认为，它在心理病症的治疗中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把梦中的心灵活动看做是与意识本身同样重要的事物，另一些人则对分析梦的价值大为怀疑，把梦当做心灵活动中无足轻重的副产品。

很明显，一个人如果认为潜意识在心理病症的形成过程中举足轻重，就必定会把梦看做潜意识的直接表现；相反，假定他认为潜意识在心理病症的发展过程中没有扮演什么角色的话，当然就会低估分析梦的价值。令人遗憾的是，加拉斯(Carus)一九三二年创立潜意识观念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距离康德论及“那富有许多模糊观念的广大范围”则有一百多年，莱布尼兹(Leibniz)提出存在一种潜意识心灵活动的假设更有二百年了，更不用说耶涅(Janet)<sup>①</sup>、弗罗尔诺伊(Floucnoy)和弗洛伊德等人做出的实际成就了，可是关于潜意识的真实性却仍然是人们还在争论的问题。对我来说，目前的任务只是想谈论实际的临床治疗问题，因此不打算在这里为潜意识的假说作任何辩护，尽管梦的分析方法显然与这一假说是相当接近的。缺乏潜意识的观念，就只能把梦看做一种大自然的恶作剧，一种白天的经历的记忆残留物，一堆无聊玩意儿的集合而已。倘若真是这样，本书就不必写了。

可是我们要想对梦的分析进行讨论，我们就得承认潜意识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并不把它看做仅仅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而是视为一种属于潜意识范围，与心理病症互有因果关系，并且在临床治疗中具有极重要意义的方法。凡是不能接受潜意识假说的人，当然就会把分析梦的实际作用一笔勾销。

可是，既然我们只要应用潜意识的观念就能够较为容易地把握心理病症形成的因果关系，既然梦是潜意识心灵活动的直接表现，那么，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分析解释的工作应当是顺理成章的。在取得临床疗效之外，我们还希望能够从中获得较为科学的立论。不过，对一位医生来说，科学上的新发现至多只是在治疗方法上向他提供了一种满意的副产品而已。当他觉察到梦的分析方法对于把握心理因果关系有所裨益的时候，他还不能立即把它用于临床。当然，他如果看到了梦的分析的临床价值，也会把它作为一种职业上的责任。大家知道，弗洛伊德学派就认定只有寻求到潜意识的因果关系，只有把这些因果关系向患者作出解释，让他明白自己病症的根源，才会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

现在我们先假定这种假说可以由事实来证明，这样我们就可以先来探讨分析梦能否使我们找到心理病症的潜意识原因，这种方法是否可以不假借其他方法，或是相反，必须与其他方法综合使用才能奏效。就我个人而言，可以大胆地说，弗洛伊德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毫无问题的。尤其是当我发现能够从梦中丝毫不差地找出心理病症因果关系的潜意识内容的时候，就格外相信它了。一般说来，“初期”的梦，即患者在治疗初期所叙述的梦，大多能够获得上述结论，现在不妨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有一天，一个在社会上颇有地位的人来请教，说他有焦虑和不安全的感觉，向我诉苦说，

有时头一晕就会呕吐，经常感到头重脚轻，呼吸困难。这些恰好是“山岳病”的症状。他在事业上非常成功，由于有远大抱负，再兼有勤奋和才能，他已经从一名贫苦农民的儿子一跃而为有成就的企业家。此后他不懈地努力，步步上升。当他达到可以跻身上流社会的时候，突然患了心理症。当他口述至此，他已无法不说出我们一般常听到的话：“就在这个时候，当我……”，他患山岳病的病征和他所处的特殊地位不谋而合。他诉说了头一天晚上所作的两个梦，想请教我。

第一个梦是这样的：“我又一次回到我的出生地，街上有几个和我一起上学的农夫孩子，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假装不认识他们。听见一个孩子指着我说：‘他不常回我们村里来。’”要了解这个做梦的人在事业上有一个低微的开端并不难，他的梦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你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从怎样低微的地方开始发迹的。”

● 第二个梦则是：“我要外出旅行，所以忙忙碌碌，正想收拾行李，行李却找不到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火车快要开动了。这时我终于准备好了，赶快往街上跑，但又发现自己忘记带一只装有重要文件的公文包，我只好又上气不接下气地奔回家里，找到之后又往车站跑，却怎么也跑不动。最后用尽力气总算到了月台，但是只能看到火车的烟已在车站外面飘散。火车已经走远了，前面的路是S形的曲线。我当时想，要是司机不小心，在车头行驶到直线轨道时就加大马力的话，后面的车厢还正好在曲线轨道上，那就一定会被抛出轨道的。我正要喊叫，司机已经加速了，后面几节车厢果然很厉害地晃起来，最后终于出轨，造成一场严重车祸。我就在这阵惊慌中醒了。”

我们同样可以很容易地了解这个梦的含义。它说明了患

者那种极力上升的狂热。司机在车头无忧无虑地驾驶，后面的车厢晃动，翻倒，这其实就是导致心理症的原因。显然患者当时已经达到了事业的高峰，长时间向上奋斗的结果已经使他精疲力尽了。他应该满足于自己的成就，但他却依旧野心勃勃，一心盼望爬到他力不能及的地位，于是心理症就来警告他了。因为环境的限制使我没有对他进行全力治疗，我对他病症的分析不能令他满意。结果事情真的象他梦中所显示的那样，他在事业上作冒险的尝试，偏离正轨过远，他在实际生活中真的翻了车，就象梦中的火车出事那样。根据病人的述说，我们可以断言，他的山岳病说明他不能再往上爬了，他的梦证实了他确已无能为力了。

这件事使我们得到了一个特殊梦例。对于心理症患者，运用梦的分析方法应该是最重要的治疗方法。梦把主观状况真实地描绘下来，可是意识不是否认它的存在，就是极为勉强地加以承认。意识的自我不明白它为什么不能按部就班地继续前进。它依然努力进取，拒绝承认那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它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这时我们常会听任意识的指挥，常常犹豫不决。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病人的叙述引出相反的推论。一名普通士兵可以在他的背包里放上元帅的权杖，许多贫困农民的儿子也曾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为什么我的这位患者就不行呢？既然我的推论可能是错的，又有什么理由说明我的主观推论比他本人的可靠呢？事实上，他的梦恰好表明了这是一种不受意识支配的不满心理现象。事情的结果与主观的梦境不谋而合，它既不理睬我的推论，也不管患者自己的意愿，它仅仅在说明事实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因此，我决定要从心理学方面来研究梦。如果糖出现在尿里，那么尿里就有糖份，我们绝不会猜想它是蛋白质或其他东西。换



句话说，我认为梦是诊断的无价之宝。

梦所提供的超过了我们所企求的，这一点从上述的例子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两个梦例使我们了解到心理症的原因，能够对症治疗，明确治疗应当由何处入手。对上述病人而言，就应当抑制他进一步向上爬的欲望，而这也正是他的梦要他做的事情。

目前能够有这样的收获，我们就很满足了。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梦是否能为我们解释出精神疾病原因的问题上来吧。上述两个梦例，是极容易明白的，不过，我同样也能举出许多完全不同的初期梦例。关于这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梦例，我们暂且先不谈论。

有些复杂的心理病症，其真正病因一直要到最后阶段才被揭示出来。而且有许多患者，即使病因已被发现也仍然无济于事。谈到这里，我又得回到前面提到过的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为了达到治疗目的，病人需要了解导致自己心神不安的因果关系。这其实仍然是创伤论的老观点。当然我承认有很多心理病症的原因确是由创伤引起，但我想指出，并非所有的心理症都能归入这一类，也并不一定所有患者都出自儿童时代的残酷经历。不过，这样一种讨论的方式会导致一种仅仅看重因果关系的态度。那么医生就得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病人以往的经历上，总是要问“为什么？”而这实在是对患者不利的，因为患者不得被迫在他的记忆中寻找自己童年时代的经历，寻找那些也许是早已淹没忘却了的经历。这样在无形中反而把新近发生的重要事件忽略了。由于因果法本身过于狭窄，因此对于梦、对于心理症的真正含义也就无法作适当的说明。企图以梦作为分析心理病因的唯一根据，可以说是一种偏见。

因为如此一来，他会把梦所能提供的大部分都忽略了。上面我们举的梦例，就可为心理症提供不少病因，而且很显然，这些梦例也提供给我们一个药方或对未来的期待，也提示了一个治疗的方法。事实上我们必须记住，有很多梦并没有提到心理病症的原因，涉及的是另外一些事，其中包括对于医生的态度。我想再举一位患者的三个梦例来说明这一点。一位女患者先后请教了三位分析专家，每次治疗的初期，她分别做了一个梦。

第一个梦：“我要通过国境线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可是没有人能告诉我国境线在哪里，我自己又找不到。”做过此梦之后，治疗没有效果，治疗只得中止。

第二个梦：“我得越过国境线，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又找不到海关。过了很久才看见远方有盏灯，我猜想国境线一定是在那里，可是要到那边，得穿过一条山谷，通过一片黝黑的森林，后来就迷失方向了。突然我发现身旁有一人与我同行，他象疯子一样猛地抓住我不放，在惊慌中我就醒了。”做过此梦之后只过了几周治疗又中断了，因为患者感到医生在不知不觉中模仿起自己来，也成了迷失者了，这样对患者就等于完全丧失了判断能力。

第三个梦是患者找我治疗时所说的：“我得通过国境线，或者说，我已经通过国境线了，而且到了瑞士海关。我只带了个行李袋，我想没有什么东西好让他们检查。可是海关职员把手伸进我的行李袋时，非常奇怪的是，他竟掏出两个大垫子。”这位患者在找我治疗期间结了婚，不过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结成的。几个月后，她的心理症的病因才真相大白，可是从这些梦例中却看不出任何提示。很显然，这些梦一定是预料并说明患者找分析家治疗时所会碰到的困难的。

我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可是我想以上这些例子就足以说明，梦是种具有预期性的东西。对这种情形，如果我们运用因果法来处理，那就把握不住它的特殊意义了。这三个梦例清楚地说明了分析的立场，就治疗的目的而言，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位医生了解到这种情况，所以把患者送给第二位医生。这时，患者就根据自己的梦径自下了结论，她又离开了第二位医生。我解释她第三个梦的方法使她大失所望，可是她仍然鼓起勇气，把通过国境线的艰苦情形讲了出来。

初期的梦一般非常容易明了而且清清楚楚。可是一旦开始分析，梦立刻就不那么容易明了了。如果意外地，梦仍然清晰可解，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分析仍未牵涉到人格的某些要点。一般地说，在治疗初期，梦是会逐渐变模糊的，并且越来越模糊，以至很难解释。不过，也许有时我们会很快地认为，医生已经无法了解整个情况了。这种讲法有它的道理，因为如果我们说梦是不可解的，其实就是说明医生带有个人的主观偏见。只要了解之后，什么事都会很清楚，只是因为无法解释通，我们就说一件事不可理解，说它杂乱不堪。就其本身而言，梦是清楚的——换句话说，梦是在特定情况下的必然产物。如果我们在治疗的较后期或几年后再看所谓的“解释不通”的梦，常会对于我们当时的愚昧感到无比惊讶。当然在治疗的过程中，和初期的梦相比，后期的梦常会非常暧昧难解。可是作为医生不应该急于下结论，把这些梦视为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或马上就责备患者是故意刁难。他最好把这种情形看作是他自己愈来愈无法了解的现象。一位精神医学家常会感到迷惑，而把自己这种迷惑的感觉“反射”出去，认为是病人迷惑。其实是医师

面对患者的古怪行为，自己渐渐迷惑了。从治疗的立场说，一位心理分析家也应适当地承认他缺乏了解力才行，因为患者最受不了的是，他总是那么容易让别人看透和了解。患者常过分依赖医生的神秘洞察力，这种诉诸于医生职业上的虚荣心，不知不觉地常会为自己埋下陷阱。过分相信医生的自信心及“深奥的”了解力的话，患者常失去了真实感，会掉进死硬的转移关系(transference)里，反而拖延了康复的日期。

了解显然是一项主观的程序。它可能只局限于单方面的了解，因为医生了解了，患者却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常把说服患者看作他职责的一部分，可是假如患者不愿意，医生就指责他故意反抗。每当了解只局限于我一方面时，我总是强调自己还缺乏了解。其实医生了解与否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患者。重要的是经过双方共同研究与深思的结果。因此，医生的了解工作，如果仓猝地根据某一原理给一个梦作出判断，而这一判断虽然在理论上站得住，但却无法得到患者的同意的话，那么结果一定非常危险，而且不公平。只要一有上述的判断出现，实际上一定是错误的；另外，如果了解的结果能预期患者的将来的行动，但却阻碍了患者的正常发展，那么这种了解必定不正确。假如我们想找出真理，就只能依靠患者的智力；可是假如在他的进展过程中我们协助他遵照这一原理去做，那么才可以说，是已经真正达到了他的内心深处，这种做法将更能感化他，影响他。

如果医生的解释只凭他单方面的理论或先人之见为根据，那么他说服患者或得出任何治疗效果的机会就要完全依靠“暗示”了。不过，请大家千万不要上这种暗示的当吧！暗示虽然无可厚非，但却有很大的缺点，它常会不自觉地抹杀掉患者的独立性格。一位讲求实际的分析家应该相信，把

意识的意义与价值加以扩大——使它把过去个性中潜意识部分的真象揭示出来，使它与意识本身进行区别和评判。做这种工作，患者需要勇敢地面对问题，充分地发挥他果断的判断力。这简直是对伦理道德的一种挑战，一种需要全心全意来响应武装的号召。因此，谈到促进个人进展方面，心理分析是比暗示疗法更有系统些。这就象是一种在暗示中产生作用的魔术一样，并不要人在伦理道德上作任何努力。暗示疗法是自欺欺人的东西，它和分析治疗法的原理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该采用。可是要是完全放弃暗示法，医生本人对于它所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必须有足够的警觉才行。因为有时我们还常会有潜意识暗示的现象发生呢！

因此，如果要抛弃有意的暗示法，就要把所有不能获得患者赞同的梦的分析方法视为无稽之谈，他一定要继续研究，直到找到更为合适的方法为止。我想，我们应该坚决遵守这条原则，特别是对处理那些因医生与患者双方都缺乏了解而显得晦涩难解的梦时更是如此。医生应该把每一新的梦例都看成属于他研究的新门径——当做是可以帮助患者和他自己了解其中晦涩部分的可靠来源。当然他不应根据某一特殊理论而存在先入之见，他应该随时随地都准备在每一病例中创造出的一套与往昔全然不同的有关梦的新理论。因此在这方面，目前仍然蕴藏着无穷的开拓工作的机会。

认为梦只不过是一些受压抑的愿望所表现出来的空幻现象的看法，早已没有人相信并采纳了。当然有些梦确是属于受压抑的愿望和恐惧的表现，可是那些即使连梦有时也无法表现的部分，我们该怎样说明呢？梦可能会表现出那些不变的真理、哲理、幻想、高度的幻象、记忆、计划、期望、无理性的经验、甚至心电感应的幻觉，以及其他无数的现象，

等等。但我们不该忘掉：我们的大半生几乎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度过的。梦就是潜意识的表现。我们可以把意识称作人类心灵的白昼，而我们所说的如同梦的幻象的潜意识心灵活动则属于夜晚部分。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意识不只包括愿望与恐惧等部分，而且也包括其他许多东西，另外，也许潜意识的心灵部分包含有大量的与意识相等甚至比它大的实体现象，因为后者必须浓缩、精炼，排除掉不少现象。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为了说明几个含有偏见的原理而曲解梦的意义。我们应该记得，有不少患者常会模仿医生在技术上或理论上的套语，甚至在他们的梦中也会这样做。每种语言都会被人误用。我们受观念的愚弄真不知有多少，甚至似乎潜意识也常会发生一些使医生落入自己的理论漩涡而不能自拔的现象。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不谈理论，因为我们需要理论来说明很多现象。譬如说，我是以理论为基础才期望每个梦都有其意义，可是，我并不能每次都能证明梦有它的意义。因为其中有很多地方甚至连医生和患者都不知其所以然。不过，首先我得先假定这些梦有它的意义，然后才能有信心去处理它们。当我说，梦对于帮助我们了解意识方面有相当重要的贡献，又说，凡是这个贡献的全是没有经过正确的解释时，那意思当然也是一种理论性的讲法。可是我之所以采用这假说，就是为了说明我为什么要分析的原因啊！另一方面，每个有关梦的特质、功用和结构的假说，我们都只能把它当作是一种以经验为主的方法而已，随时随地都有修正的必要。我们在对梦进行分析的时候，应时时不忘一个原则，即我在危险的路上走，只知前程艰难困苦。这里有句话可做为对每位梦分析者的适当警告——希望这句话不至于自相矛盾——“你乐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要不处

心积虑去了解就行了。”

碰到一个难解的梦时，我们首先并不需要去了解它或解说它，而是要小心翼翼地找出它的前因后果。我脑海里并没有充满无数有关梦的每个意象的“自由联想”，而是曾经对某些与这种联想有直接关系的特殊意象做过审慎而有意的观察。有一些患者首先应具有这方面的知识，因为他们和医生都犯了迫切想了解和解释梦的冲动的错误。尤其是那些从书本上或一些旧的错误分析法中所得到的观念——换句话说，是灌输了错误。他们根据某种理论说出自己的联想，换言之，他们试图去了解和解释它，结果自己常常陷入泥淖中而不能自拔。和医生们一样，患者希望马上能把梦弄个一清二楚，因为他们有个错误的想法，认为梦的假面具后面一定深藏着真正的含义。也许我们可以把梦只看成是一间房子的门面，可是我们应该明白，大部分房子的门面并不一定是个假面具，而相反的，它是按房子的建筑蓝图建造的，因此常能暴露出其内部的设计。“显现的”梦的图象（按即“显梦”）乃是梦的本身，它包含有梦的潜在意义（按即“隐梦”）。假如我在尿中发现有糖份存在，那么它就是糖，而绝不会是出现蛋白尿的前奏。当弗洛伊德谈到“梦的门面”（dream-facade）时，他真正的意思指的并不是梦本身，而是它所具有的晦涩部份，以此说明了他对梦的某些现象也缺乏了解。我们说梦有个假面具是因为我们拿它没办法。先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当我们谈到一段难懂的文字时，并不是说它本身有什么遮遮掩掩的地方，而是因为我们看不懂。我们不必勉强去解释它，而应设法去看懂它。

如上所述，研究梦的最好方法就是要了解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在此凭借自由联想得到的帮助，与解释希蒂碑文

(Hittie inscription<sup>②</sup>)时用自由联想法所能得到的裨益相差无几。自由联想帮助我去了解自己的症结，可是要达到此目的，我不必从研究梦下手——我大可利用报纸上的一句话或利用“请勿践踏草地”的标语。假如我们随便去联想一个梦，我们的症结也许会很快地得到解决，可是我们一定不可能找到梦的意义。要找到意义很简单，我们应该尽量不要放弃研究梦的意象的机会。当一个人梦见了用松木做的桌子，如果他把这个梦和他那个不是用松木做的书桌联想在一起的话，那一定不会有什好结果的。很明显，这个梦指的是松木桌。要是此时做梦的人没有出现什么行动，那么他的迟疑不决就说明一个事实，即这个梦的意象一定会有些令人难懂的东西存在，这就是它的可疑点。我们希望他能说出许许多多有关松木桌的联想物，而当他连一个都想不出来时，松木桌便其他的含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反复地研究这个意象。我对患者说：“我根本不知道‘松木桌’是什么东西，请您把它详详细细地描述出来，使我能够明了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这样做果然成功了，我找到了这个梦的特殊意象的许多内涵。当我们把有关这个梦的内涵都把握住后，就可以开始往解说的路上迈进了。

每种解说都是假设的，因为它是试图去研究一种陌生文字的行动。一个令人费解的梦，它本身很难确切地被人解说出来，因此，我对于每个梦的解说成果并不重视。一定要有了很多梦的经验，我们才可能对于自己的解说有信心，因为后期的梦常可以矫正许多我们初期所犯的错误。另外，在众多的梦例中，我们也能够较容易找出一些重要的内涵及基本主题。因此我常强迫我的患者们列出一个有关他们做过的梦的记录表，并把解说法附记在上。同时我还教他们怎么按照上述



的方法去处理他们的梦，以便他们能把所有的梦都记录的很详细，把构成梦的材料记下来，将这些记录给我看。在分析的后期，我干脆就让患者自己去解说，使他们在无医生帮助的情况下，学会了了解潜意识的方法。

要是除了告诉我们有关心理症的因果因素外，梦便一无所用了的话，那么我们大可只让医生去处理它们了。要是除了给我们一些有利于医生的提示和见解之外，梦便别无他用的话，那么我的研究也将多此一举了。然而，如上所举诸例，既然我们知道梦除了给予医生一些实际助益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那么梦之分析的工作便非常值得特别重视了。事实上，有时它还是一个关乎人命的问题呢！

在许多诸如此类的病例中，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一件与我在苏黎世的同事有关的梦例。那是一位常和我碰面，年纪或许比我大的人，他常好嘲笑我在释梦方面的兴趣。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他，他大声地问我：“最近可好？您仍在搞释梦工作吗？我想顺便请教您另外一个很可笑的梦。难道这也有什么意义不成？”他这样叙述自己的梦：“我正在爬一个很陡而且覆满积雪的高山坡。我一直往上爬——当时天气特别好。我越往上爬，我越觉得过瘾。我想：‘要是我能这样不断地往上爬该多好！’当我爬到最高点，兴奋之余我仿佛觉得爬入了太空中。但我也发现，我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于是我继续在空中往上爬。我在狂喜之下醒了过来。”听他说完这个梦后，我说：“老兄，我知道您放不下爬山的工作，可是我请求您以后别只身前往。您要去，就要带两个向导，您要以您的人格保证要听他们的指导。”“您说的还是老一套！”他笑着说。然后道声再见就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两个月后传来了第一个坏消息：有一次当他单独出去爬山时，他因山崩被埋在地下。在这万